

人類生存中的多元論問題

多元論的神話 ——巴別塔⁽¹⁾

王志成、思竹 譯

巴別（Babel）、
巴比倫（Babylon）和聖巴巴拉（Babara），
神人一體的居所。（2）

引言

我非常感謝，並只能說，我要努力達到由所有談及我的美好事物所激起的期待，同時我必須承認有某種不自在。當你不期望回報，當你已多少習慣於不求回報地工作——那些熟知《薄伽梵歌》(Bhagavad Gita)的人會將之稱為「無為業」(naiskarmyakarma)^[3]——時，一種回報就降臨了，它很可能會破壞每一件事。你自問是否做錯了什麼，因為你認為自己應該是透明的，有如純光，人們甚至不應感到有感謝你的必要，因為這是不消說的……。

或許我應將所有這一切更擴大地解釋為是一種邀請，如此的解釋，使我心生欣躍，希望做得足夠好，以實現這幾天所說的所有期待，而這些期待是我依然必須默觀和學習的。或許如保羅·呂格爾(Paul Ricoeur)^[4]所說的：「避免訃告的方式之一，就是表明一個人仍然活著。」我將不只是以重複過去的事，重複我多少感到安全和有把握的主題開始，而是更加冒險地進入我感到不安全且有傾覆之可能的領域。

我今晚要提出的一些問題，我們可能確實還找不到解決的方案，但任何我們擁有現成解決方案的事，都不是真正的問題。如果能那

樣的話，我們就已經是主人了，而不是途中的朝聖者。這些朝聖者將一起走向必定永遠保持著未知的領域，倘若要保持一種終極探究的話。

今晚，我將無所不談。但都是象徵性的，不斷地作一些影射。所以，我所說的有些內容你們可能會在夢中、明天或後天才能領會，而不是當即領會。選一個局部的主題與此場合並不相稱，但如我所說的，這要冒很大的風險；我極有可能為問題本身所壓服，或為它所擊敗——信服（convictus）於它。我將盡力說得連貫一致，可讓人理解，但並不依從任何線性邏輯的或三段論的結論。我不談及自己——那只能是一種不合適的自傳，但肯定會說到我自己，我要說出我自己，因而或許會作出某種信仰的表白，它在這樣一種場合中，可能是受期待的或被認為是合適的。我也不得不先作補充，這不是我的系統神學，尤爾特·卡曾斯（Ewert Cousins）[5] 正催我撰寫這樣的神學；你們當中也有許多人都知道我先前思考過這次演講所涉及的主題，甚至撰寫過這類文章，但如果你們允許我不贊成線性的時間，那麼，我可以向你們保證，這是我首次面對它們。

我的演講分為三部分（正如《摩訶婆羅多》（*Mahābhārata*）所說，所有完美的事物都有三部分）：先表明我要說什麼（第一部分）；然後述說它（第二部分）；最後，重述我所說的（第三部分）。

我的全部談論都可在《創世記》（*Genesis*）中找到，並且這是對弗里茨·伯里（Fritz Buri）[6] 表示敬意，因為與當今神學家談論時，人們總感到有點不舒服，除非托庇於「三寶」之一，在這種情形下，倒不如使用新英文《聖經》上的話來說（該《聖經》版本對這段經文的翻譯很精彩）。在這一特別的場合，《創世記》第十一章恰如其所應「是」地那樣開始：「那時……」（七十子譯本作〔kai〕）

……天下人只講一種語言，使用一種話。他們在東方一帶

流浪的時候，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，就在那裡定居。

他們彼此商量說：「來吧！我們來做磚頭，把磚頭燒硬。」於是他們拿磚當石塊，又拿石漆當灰泥。他們說：「來吧！我們來建築一座城區、一座塔，塔頂通天，好來顯揚我們的名，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。」

於是，上主下來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他說：「看哪！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，都講一種言語，如今既做起這事來，以後他們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。來吧！讓我們下去，在那裡攪亂他們的言語，使他們不理解彼此說的話。」於是上主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；他們就停工，不造那城了。

因此，這座城叫做「巴別」[7]，因為上主在那裡攪亂了天下人的言語，使他們分散在全地上。

「那時……」一遍又一遍地重複；巴比倫人、亞述人、羅馬人、希臘人、亞歷山大大帝們、西班牙人、法國人、英國人、美國人、現代的技術統治論者，他們全都認為唯有自己所主張的才是絕對標準。(8) 他們前往東方，或前往西方，尋求新技術、新方法，以製造更堅硬的磚頭，或更好的灰泥，或更有用的工具，或更強大的武器等等。它或許是矛，或許是鐵的發現，或許是大跳躍一步的原子彈。

他們於是說：「讓我們一起花些時間建造一座大塔、一個城市、一個文明、一種建造物……並崇拜一個上帝吧！因為我們現在已得到更好的磚頭，我們用這磚頭可以製造非常耐久的東西，可以上天，而且這次確實是創建無階級的社會、世上的真正正義、單一文化（無論何種）、民主的樂園、掌握自己命運的無產階級。」

那時……建造一座塔、一架大天梯、一個大建造物是人類的夢想（這夢想不知怎麼地似乎已植根於人(9)的心靈）。

上主——這裡似乎出於嫉妒，或要保持他的特權，或在搞惡作劇——看來並不贊成人類這樣的事業，那時，一次又一次地，尼布甲尼撒（Nebuchadnezzar）[10]失敗，奧古斯都（Augustus）[11]皇帝死去，龐大的帝國傾覆，強盛的遊牧民族衰落……。然而，我們仍繼續做著相同的夢——一個無所不包的大城。

或許畢竟上主更清楚：人性不是群體性的、集體性的，而是每個人都是一個君主、一個小宇宙，並且這宇宙是一個多元的世界（pluriverse），而非一個單一的世界（universe）。上帝作為無限者的象徵，在摧毀人類所有走向舒服的、限定的努力中，似乎充當了一個合適的角色。

無論如何，在歷史領域經歷了六千年的人類記憶後，難道沒有辦法讓我們醒悟到這一夢想的無效嗎？倘若我們完全放棄，不要建築這一宏偉的、統一的塔，事情又將會如何？如果我們依然留在自己的漂亮小木屋、住宅、圓頂房裡，並開始建造溝通（而非僅僅交通）之路，且這種溝通之路能及時被轉換成不同部落、生活方式、宗教、哲學、膚色、種族等等之間的溝通方式，情況又會如何呢？縱使我們無法完全地放棄關於一個統一的人類的夢想（這一夢想在大一統的巴別塔系統中已成了我們一再發生的夢魘），僅僅建造溝通之路而非建立某個龐大的新帝國，確立溝通方式而非實行高壓統治，以及建造這樣的道路，讓它們引導我們超越自己的偏狹，而又不將我們扔進單個大口袋（單一的崇拜和單一的文化）之中，這樣不是能使此夢想成真嗎？

一言以蔽之，這就是我要說的。

- (1) 這是潘尼卡專題報告會的主要講演內容，係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八日晚在聖塔巴巴拉加州大學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Santa Barbara，簡稱 UCSB）校園所作的一次公開演講。它曾以「多元論的神話：巴別塔——對非暴力的冥想」（The Myth of Pluralism: The Tower of Babel—A Meditation on Non-Violence）為題發表於 *Cross Currents* 29（1979），頁 197-230。
- (2) 這三個名字是有聯繫的，「Babel」（巴別）意指「大城」（*megalē polis*）；「Babylon」（巴比倫）即「上帝之門」（*Bab-ilim*），含有「混亂」和「陌生人」之意；「Babara」（巴巴拉）即「Barbaru」，是來自印歐語系的詞根「balbal」（*babal*），意指「結結巴巴地說話」。
- [3] 《薄伽梵歌》（*Bhagavad Gita*）第三章·第四節：「彼行業之不作始兮，無為不得。彼遁世而無所為兮，圓成不獲。」（徐梵澄譯，《薄伽梵歌論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03）「無為」（*naiskarmya*）是指心靈臻于寧定靜止，居高以觀察自性之所為，而不為其所動，因而不獲業報，是為「無為業」（*naiskarmyakarma*），並非無所作為。
- [4] 保羅·呂格爾（Paul Ricoeur, 1913-）：當代法國最著名的詮釋學理論學者。
- [5] 尤爾特·卡曾斯（Ewert Cousins, 1927-2009）：當代天主教神學家，是最早提出「第二軸心時代」觀念的人物之一。他認為在這一新的軸心時期，世界各大宗教傳統需要發生一場意識的轉變，即從個體意識轉向全球意識。
- [6] 弗里茨·伯里（Fritz Buri, 1907-1995）：瑞士信義宗自由派神學家。反對瑞士新教神學家卡爾·巴特（Karl Barth）以天主／上帝為中心的神學思想，而以人的存在及責任為中心。著有《信理神學—基督信仰的自我了解》三冊（*Dogmatik als Selbstverständnis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* I-III）、《論責任的神學》（*Zur Theologie der Verantwortung*）等書。
- [7] 「Babel」音譯為「巴別」，意指「混亂」。
- (8) 英語中通常的規範是將具體的和專有的名詞大寫，遵循這一規範，我也大寫那些從跨文化觀點看來不再表現為普通的名詞，如現代（*Modern*）、無神論者（*Atheist*）、技術統治（*Technocrat*）、人文主義者（*Humanist*）。
- (9) 我將慎重地使用「Man」（人）一詞，來意指整體的人類，而不考慮性別。稱女人為「wif-mann」，比稱整個人類為「Man」，又承認並非唯獨男性是「人」，更具有輕蔑意味。所以，我說「Man」或依情況需要而使用陽性代詞時，我是指「anthropos」，即區別於諸神的人類，儘管這樣做有語法上的缺點。
- [10] 尼布甲尼撒（Nebuchadnezzar，約西元前 634-562 年）是位於巴比倫的迦勒底（*Kāldān*）帝國最偉大的君主，在位時間約為西元前六〇五至五六二年。他因在首都巴比倫建造「巴別通天塔」、「空中花園」以及毀掉所羅門聖殿，而為人所熟知。
- [11] 奧古斯都（Augustus，西元前 63-14 年）：原名為「蓋烏斯·屋大維·圖里努斯」（*Gaius Octavius Thurinus*），歷史學家通常以他的頭銜「奧古斯都」（「尊崇」之意）來稱呼他。他是羅馬帝國的開國君主，統治羅馬長達四十三年，使羅馬帝國進入了一段和平、繁榮的輝煌時期。